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丁縈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周世芳

欽定四庫全書

新安文獻志卷一

明程敏政撰

解命

李繼捧責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賜第

京城仍賜姓名趙保忠制張秉

王者推車轂以命將本赤心以待人儻臣節之有虧於國法而何追前定難節度使李繼捧家於邊徼世嗣子裘頃者自構闕墻始求宿衛朕含容待遇恩禮有加大

旆雙旌屢委十連之任解衣推食亟承三接之恩既換  
高牙俾還舊地兼佩相印仍齒宗盟賜予殊常寵榮備  
極而小人革面狼子野心潛結手足之親自為唇齒之  
援離城郭而野處協比較童誘戎敵而內侵撓敗王略  
此而或恕孰不可容載念累世之勲特免三章之議曲  
貸闔門之戮俾參環衛之班尚預列侯無忘省過屈茲  
典憲深用愧懷可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賜第於  
京城中仍舊賜姓名趙保忠

討蜀賊李順諭兩川招安使手詔 張 秉

朕以兇民嘯聚蜀郡驚騷俾聊舉於偏師務速令於平  
盪已聞虎旅將覆梟巢既顯戮於鯨鯢慮俱焚於玉石  
須令分別用振恩威宜令王繼恩候前軍所到處其賊  
黨或敢恣兇頑或輒行抗拒即盡行殺戮不得存留其  
或有先被脅從或自能歸順更不問罪並與安存不惟  
推好生惡殺之心亦用舉懲惡勸善之典諒爾將兵之  
意知予及物之恩春寒比各平安遣書指不多及

真宗即位大赦文

張秉

門下創業垂統于以貽後昆嗣仁承祧于以紹前烈為  
股肱之元首俾億兆之宅心洪惟永圖屬在明辟夫何  
涼德享是丕休先皇帝膺錄上玄受遺太祖臨御殆踰  
於二紀憂勤遂冠於百王無一日不舉皇綱無一事不  
親聖覽宵衣旰食焦思勞神禹跡混同方致太平之運  
堯心未倦俄興不豫之災棄大寶以上仙付冲人之神  
器仰遵顧命下迫推崇若涉大川罔知涯涘黽負荷

兢畏交并宜覃作解之恩聊展奉先之意可大赦天下  
恭念先朝庶政盡有成規謹守奉行不敢失墜所宜開  
諫諍之路拔茂異之才鰥寡孤獨之民悉令安泰動植  
有生之類異獲昭蘇庶幾延祖宗之鴻休召天地之和  
氣更賴中外百執左右蓋臣各罄乃誠輔茲不逮布告  
遐邇咸使聞知

平蜀賊王均赦兩川德音  
洪湛

門下朕君臨萬寓德覆兆民執大象以御時應上玄而

為理何嘗不慈惠在念肝旻為心思保太和用敷至化  
昨者王均包藏逆態孤負國恩嘯聚危城驚騷遠土逮  
乎撲滅尋至梟懸言念烝黎驟罹困弊既洽和平之運  
宜推曠蕩之恩應川峽兩路諸州軍監縣限德音到日  
昧爽以前除十惡故殺劫殺謀殺並為已殺人者及官  
典犯枉法贓不赦外其餘罪無重輕並與釋放於戲國  
家垂化務洽隆平王者推恩必從廣大經脅從者並令  
寬釋在縲繫者咸議哀矜或固護城池或捍禦妖孽或



不徇兇黨或顯立功勞各許加恩仍令申奏更有蠲放  
永保舒蘇庶臻亭育之心用合皇王之道惟彼士庶體  
朕意焉

親征契丹回鑾曲赦河北德音 洪 湛

門下朕紹寶圖之重荷宗社之靈丕顯視朝焦勞思理  
寰海庶臻於寧晏生靈永保於乂安思禁暴以戢兇豈  
佳兵而尚武蠢茲北敵忽萌不逞之心入我邊陲輒有  
無名之舉軍旅雖懷於勇銳將臣有誤於倚毗致其邊

朔之徒深入封圻之內憑陵縣邑殺掠居民朕受命昊  
穹常思於亭育為人父母尤切於痛傷所以躬御戎衣  
巡幸河朔選求羣帥分命六師方麾貔虎之威一靖蠭  
蝮之塞邊鄙已觀於清肅生民倍念於傷殘宜䟽曠蕩  
之恩式布哀矜之念可自咸平三年正月十三日己前  
應河北州軍并淄濟州諸色罪人罪無輕重並從釋放  
於戲布德施惠式敷從欲之仁含垢匿瑕庸格止戈之  
武布告朔部咸體至懷

削奪趙元昊官爵并除屬籍詔

聶冠卿

昔苗民弗懷首罹虞竄邛支自立終伏漢誅蓋犯順者  
無赦於國章除殘者罔限於夷服炳焉通議疇或敢踰  
趙元昊戎漠餘妖邊闕小種性含虺毒志負狼貪昏頑  
表於稚年傲悖成於壯齒曩者德明卽世西夏控哀朝  
廷錄方寸之忠憫稱嗣之禮拔於童孺付以節旄名襲  
真王寵示同姓金紫有秩絡繹以周其窮闕市弗譏貿

遷以通其貨假我明命取重諸羌固當竭犬馬之勤効  
涓埃之報克守先業以稱大恩而乃背惠反常毀忠蔑  
孝僭舉國號扇惑蕃渠跳梁井蛙之能旅拒秋螳之轍  
公遣軍校冒服使車列牘自陳欺天罔畏既虧臣節合  
舉明刑朕深憐舊勲特加涵覆橫過羣議密賜手書貸  
其辭命之愆開以自新之路護送來介俾還穿居無遷  
善之革音益恃遠而迷復至敢驅率醜隸攘竊塞民騰  
布文符誘誑番寇而廷臣列奏邊吏抗辭願舉偏軍往

平狡穴趣梟稱亂之首以正不庭之辜朕每念一夫肆  
狂餘衆何罪况元昊脅從濟欲濫殺逞威名酋外奔諸  
帳懷貳苟戈鋌並進則玉石奚分且俾列於購科止用  
取於魁惡其元昊在身官爵並宜削奪仍令宗正寺除  
其屬籍惟彼諸部素奉本朝迨此姦兇遂成詿誤儻能  
結黨歸義執賊効功必當昭洗前污申明厚賞國有信  
誓言煥丹青應賞募科格委中書門下詳為條件以時  
布告庶體朕懷

館閣校勘歐陽脩轉太子中允制 聶冠卿

朕意尚儒雅博考辭藝使優游並進以光我太平之業  
恩亦厚矣爾往參典校屬以事譴會從薦引復敘官榮  
方思杖屨而用寧限陞遷之次官坊美秩冊府清塗嘉  
乃雋才尚勗來譽

年譜脩坐范仲淹黨謫官召  
還故制詞有事譴敘復之言

求賢詔

呂 溱

朕思得賢才故開薦舉之路虚心納用嗷然弗疑而比  
年以來率多繆濫不知而言茲曰不知而弗言茲曰蔽

以此事上予何賴焉自今所舉非其人者其令御史臺  
彈奏當寘于法見任監司以上毋得論薦

禁獻羨餘詔

呂 溱

轉運之職本以澄清官吏綏撫人民豈特事誅求以剝  
下乎有能盡歲入以致增盈者留為本路移用毋得進  
羨餘務寬民力以稱朕懷

殿中丞致仕同詳議大樂胡瑗授光祿寺丞充  
國子監直講制

呂 溱

勅太學者教化之原俾天下之士守道而服業任至重也朝廷謹薦舉之令以為成均博士非儒賢極選未始輕授汝瑗行為物矩經為人師以處士拜官不屑從政致仕在里無忘講學向被詔議樂賁然來思辨論精深邕明士蘊考正述作顧已多効今上庠虛席司成表才宜還服於君事俾改丞於膳府訓明胄齒恢演化風時乃休德可授前件

平廣賊儂智高曲赦江西湖南德音

呂 溱



門下朕紹承基緒維御幅員丕循燕翼之謨慎固盈成  
之守內之則詢求文理外之則講練武經冀此烝民臻  
于至治屬溪蠻之興孽承邊吏之失防踰越土疆繹騷  
生聚薄言問罪爰命行師蕞爾狡兇尋抵擒殄然念江  
湖之列郡實鄰海嶠之遐陬封域犬牙道塗碁錯或護  
巡城堞或輸輓糗糧奔馳險艱暴露丁壯凡此調發豈  
無勞煩茲惟睠瞻采用嗟惻宜推宥典曲示矜懷可曲  
赦江南西路及荆湖南路於戲寇盜猖狂既仗剪平之

畫生靈瘵弊必資生養之方咨爾庶官體予深意

孔子四十六代孫文宣公宗愿改封衍聖公制

呂 溱

勅孔子之後以爵號褒顯世世不絕其來遠矣自漢元帝封褒成君以奉廟祀至平帝時改封褒成侯始追謚孔子褒成宣尼公褒成其國也宣尼其謚也公侯其爵也後之子孫雖更改不一而不失其義至唐開元中又追謚孔子文宣尊以王爵封其嗣褒聖侯為文宣公孔氏子孫去國名

而襲謚號禮之失也蓋由此始朕稽考前訓博採羣議皆謂  
宜去漢之舊革唐之失稽古正名於義為當朕念先帝崇尚  
儒術親祠闕里載加至聖之號務極尊顯之意肆朕纂臨  
繼奉先志尊儒重道不敢失墜而正其後裔嗣爵之號不  
其重歟宜改封至聖文宣王四十六代孫宗愿為衍聖公

元祐太后告天下手書

汪藻

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侵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詎  
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

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為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  
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之威遂成  
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癯之質起於閒廢之  
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以還之典成靖康欲復  
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  
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  
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數天  
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膺

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  
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為  
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  
臻小愒同底丕平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於吾意

陳定  
宇曰

龍溪汪公為中興以來詞臣冠冕其四六實  
典雅溫厚此篇光武重耳一聯尤膾炙人口

修職郎王倫改朝奉郎充大金通問使制 汪藻

朕惟疆事未寧親庭在遠夙宵軫念庶孝悌通於神明  
物色求人儻忠信行於蠻貊眷茲乂矣今乃得之以爾

由出公侯資兼勇智言念主憂而臣辱何有於生如皆  
已佚而人勞孰當其責雖淹回之未試獨慷慨以請行  
宜升郎秩之榮仍委使華之重朕既俯同晉國用魏絳  
以和戎爾其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勿憚徂征之遠  
佇期歸報之休

陳定宇曰此篇用  
事極切詞亦極工

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制

汪藻

以死償節者臣子之宜求生害仁者聖人所嫉儻或志存

於軀命則將義薄於君親具官某身受國恩位登宰輔方  
宗社有非常之變乃人臣思自盡之時而不能抗虎狼強  
暴之威徒欲為雀鼠偷生之計陷於大惡所不忍言雖天  
奪之明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代價可乎宜大正於典刑  
用肅清於名分尚以本繇於迫脅惻然姑示於矜容黜授  
散官竄投荒服其體好生之德毋忘自訟之心

宋齊愈罷諫議大夫送御史臺根勘制 汪藻

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於喪

邦具官某蒙國厚恩為時顯官方氛稜結蕭牆之內至  
軍民謀閏位之人事既非常坐皆失色所幸探符之未  
獲奈何投筆以遽書遺毒至今造端自汝眚孟五行之  
說豈所宜言表宏九錫之文茲焉安忍其解諫垣之職  
以須廷尉之平邦有常刑朕安敢赦

耿南仲散官南雄州安置制 汪藻

梁信侯景之姦而臺城不守唐養祿山之亂而靈武僅  
存惟議者失於毫釐之間斯敵人玩於股掌之上爾迂



儒無斷循默苟容道君疑蕭傅之賢選參儲禁淵聖用  
甘盤之舊擢預政機方強敵之憑陵舉中原而震擾克  
綏多難所恃老謀乃憑款敵之言堅主弭兵之議積其  
憤眊成此艱危朕念夫當垂白之年寧為爾受失刑之  
謗而煩言荐至重比難私姑黜置於散官用竄投於荒  
服汝雖知免吾悔可追

資政殿學士劉韜贈特進制 汪藻

忠人臣之大本全者幾希死天下之至難在乎所處嗟

我仰成之者哲挺然不屈於兵威既沒元身宜加爵秩  
具官某天資莊重心術邃明內領藩條懋治民之政外  
臨邊鎖揚威敵之功方資廊廟之謀遽履朝廷之變不  
幸聞名於境外將令毀節於境外龔勝節中心肯移於  
二姓仲鍼臨穴人將贖於百身升華一品之班加賁九  
原之襚庶幾精爽不昧欽承

知懷州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制 汪藻

賢者事君豈為保妻子之計國家多事所貴死封疆之

臣我有藩宣之英靡從威武之奪既遭竒禍宜峻恩章  
具官某少有令名屢更煩使昨任州符之寄適當邊徼  
之衝嬰無援之孤城抗方虜之敵國壯矣張巡之百戰  
躬履顏行哀哉卞壺之一門幾無噍類屬予初載聞此  
沉寃念逝者之何辜為潛然而出涕茲陞華於秘殿仍  
加恤於遺孤庶爾精忠光吾信史

故將姚平仲復吉州團練使所在出榜召赴行

在制

汪藻

漢室備邊復魏尚雲中之守秦人禦敵赦孟明殺鼂之  
奔與其選衆而收新進之材孰若棄瑕而責老成之效  
具官某稟資沉鷙事上朴忠昨緣外侮之侵嘗畀中權  
之任乃恃戎昭之果靡遵廟勝之謀坐此逾年隱於亡  
命肆朕纂圖之始求時敵愾之良議者皆言汝為可用  
執干戈而衛社稷方急壯猷聽鼓輦而思將臣宜盼異  
數爰復州團之秩俾趨獄狩之朝庶分北顧之憂尚揀  
東隅之失勉圖而績仰副朕知

徽猷閣待制提舉嵩山崇福宮楊時授工部侍

郎制

汪藻

朕不堪多難思見老成如升堂而聞簫韶庶幾還風俗  
之厚若入國而望喬木有以知朝廷之尊既得其人當  
縻以秩具官某言垂當世名配前修學必可行得師友  
淵源之正心無他慮惟國家饑渴之憂茲復綴於清班  
將每詢於黃髮雖閔勞以職事之劇然重失此典刑之  
英非貳卿崇獎何以慰士夫之心非起部優閒無以

寬者父之責勉留助朕勿復言歸

故端明殿學士蘇軾孫符改宣教郎制

汪藻

論世者豈惟喬木懷人者猶及甘棠偉哉千載之英繫我  
五朝之望朕不及見有孫而才宜加改秩之榮用示好賢  
之意昔賈生明王道漢錄賈嘉之能魏公進忠規唐表魏暮  
之烈人門兼用今古所同其振爾之家聲以待予之器使  
御營左軍都統制江淞制置使韓世忠除檢校

少保武寧昭慶軍節度使進封開國侯加食邑

食實封制

汪藻

門下提貔虎以振天威采入山川之阻取鯨鯢而攄國  
憤永為宗社之休既執訊以來歸宜酬勲於不次肆頒  
明命敷告治朝具官某事上樸忠臨機英果稟剛故俗  
甘陳兼六郡之良決勝重圍關張有萬人之敵蚤備師  
干之試旋膺節鉞之除豈惟蹇蹇以匪躬每見多多而  
益善昨屬時巡之遽因成國步之艱羣小窺朝元兇干

紀既罪人之未得斯王旅以徂征迎敵鼓行靡待前茅  
之偵禽囚歸報遂成獨柳之誅華夏由此以知威天地  
為之而卷襪凱歌一奏盟府交書是用取累朝最盛之  
規加兩鎮久虛之渥視班亞保升爵元侯增食邑於爰  
田衍井腴於真賦併為異數用表元勲於戲見無禮於  
君爾既殫於忠蓋歸飲至於廟我何愛於寵褒惟功名  
烈士之始終惟爵祿有邦之典制尚圖後效更纘前休

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 汪藻



門下禦敵者莫如自治動民者當以至誠朕自纘丕圖  
即罹多故昧綏懷之遠畧貽播越之深憂雖眷我中原  
漢祚必期於再復而迫於強敵商人幾至於五遷茲緣  
仗衛之行尤歷江山之阻老弱扶携於道路飢疲蒙犯  
於風霜經從或苦於繹騷程頓亦勞於煩費所幸天人  
協相川陸無虞倣治古之時巡即輿區而安處言念連  
年之紛擾坐令率土之流離鄉閭遭焚劫之裁財力困  
供輸之役肆夙宵而軫慮如冰炭之交懷嗟汝何辜由

吾不德故每畏天而警戒誓專克己以焦勞欲睦鄰休  
戰則卑辭屈禮以請和欲省費恤民則貶食損衣而從  
儉苟可坐銷於氛侵殆將無愛於髮膚然邊陲歲駭而  
師徒不免於屢興餽餉日滋而征歛未遑於全復惟八  
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顧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止  
俟寇攘之息首圖蠲省之宜况昨來蒙蔽之俗成致今  
日凌夷之禍亟雖朕意日求於民瘼而人情終壅於上  
聞主威非恃於萬鈞堂下自遙於千里既真偽有難憑

之患則通銜無告之寃已勅輔臣相與虛懷而聽納  
亦令在位各須忘勢以咨詢直言者勿遣危疑忠告者  
靡拘微隱所期爾衆咸體朕懷尚慮四民興失職之嗟  
百姓有奪時之怨科須苛急人心難俟於小康犴獄蕃  
滋邦法有稽於末減乃用迎長之節特頒在宥之恩於  
戲王者宅中夫豈甘心於遠狩皇天助順其將悔禍於  
交侵唯我二三之臣與夫億兆之衆亟攘外侮協濟中

興

尚書孫公覲曰建炎紹興間新安汪公為中書舍人  
翰林學士一時詔令多出公手開示赤心明白洞達

不出戶窺牖而天威咫尺坐照萬里學士大夫傳誦以  
比陸宣公 吳草廬云代言之臣而渡訖於季年惟顯  
謨汪公最優多難之秋德音所被聞者悽憤何其  
感人之深哉蓋其製作得體不但言語之工而已

戒百官勤修職事詔

程 俱

朕惟治古之時在位者皆有秉德率義干城衛上之心  
在職者皆有守官徇國砥節勵行之操故下馬如手足  
之衛頭目上馬如元首之有股肱是以有所不為為無  
不成有所不征征無不服於戲何修而可以臻此歟朕  
遭時艱危枕戈嘗膽者五年于茲矣强大之國憑陵之

勢未已凋殘之境愁歎之聲相聞仰惟祖宗之謨烈遠  
懷二聖之北狩中夜待旦如臨深淵眇然深思未知攸  
濟夫內修政事外固邊陲固朕之志也然明將勵翼作  
而行之於下者非公卿將帥士大夫之任乎乃若行污  
而寄治靜言而用違進無去病辭第之忠退無羔羊素  
絲之節收恩媚俗者莫肯去敝伺時奪便者常懷利心  
以長慮為私憂以媮惰為得計有一於此朕何賴焉兵  
不興將二百載四方無虞士大夫所以保族類而享安

榮者固我家之澤也今天下騷動而不與吾共安利之  
可乎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詩曰靖共爾位好  
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夫天工是代而神實臨之  
其可食其食而慢其事哉士大夫其恪勤無忽則亦有

無窮之聞可不欽哉

石林葉氏曰余自翰苑罷領宮祠  
居吳下致道亦以上書論事與時

具籍不得調寓家於吳始相遇則其學問風節卓然有  
不獨見於其文者即為移書當路併上其文數十篇宰  
相見而驚曰今之韓退之也自是二十年  
間卒登侍從為天子掌制命文章擅一時

知樞密院事川陝宣撫使張浚弟迪功郎滉改

官制

程俱

勅具官某惟樞臣浚開濟忠畧勤勞王家經營山川以  
至闕輔朕甚賴之以爾同產之親久從幕府請以故賞  
貶爾京僚朕方思勸宣力之臣成乃弟之美豈有愛於  
一官乎尚克欽承以圖報稱

楊康國特贈徽猷閣待制制 程俱

勅鈞黨之禍豈不痛哉惟時怙權罔上之臣實始斷喪  
忠良以騁志于天下几元祐靖國儀刑之餘守正之士

傳以大戾舉而納諸丹書朕用盡傷思有優恤而况殘  
酷之害被其閨門而天下寃之者乎具官某才業之美  
奮于昌辰攝貳天官升華書館出入中外時論具宜遭  
罹以來殆將三紀待制延閣雖非故官時惟渥恩以慰  
沉抑

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加封祖父母制 程 俱

祖任武寧軍節度使太師守司徒致仕韓國  
公諡文忠弼追封魏國公餘如故



勅朕仰念仁祖聰明慈儉燕及於萬方永懷宗臣端亮  
忠嘉功昭于四輔是為不朽施于後昆肆予釐事之成  
與享湛恩之被具官某祖某官某賢業經世王功在民  
閉邪責難莫如孟子之事上盛德至善有若武公之佐  
周措國家於九鼎之安息兵革於百年之久逮茲塗炭  
之極益見著龜之明宜世濟之有人知慶餘之不爽舉  
斯寵典表以大名用易國封且仍公位亦何加於舊物  
姑申命於恩綸

祖母韓國夫人晏氏贈魏國夫人

勅景祐慶厯之際有舊學之臣曰臨淄公殊以雋德遠業克相睿明樂善不倦以得天下之英才舉而進之布在顯列數世賴焉是生賢女作配人傑福善之慶逮其子孫具官祖母某氏莊靜明淑禮法具宜閨門之中有敘有愛魚軒翟茀命服贊書居而有之以至偕老朕宗祀上帝敷澤綿區恩數首行於四鄰寵綏上及於三世無以加厚易封大邦匪唯告第之增華抑俾有家之知

勸

故相李綱除觀文殿大學士荆湖廣南路宣撫

使兼知潭州制

程俱

勅朕睽彼荆湘之上流旁連交廣之五管震擾未靖輯  
綏是圖必得重臣用康遠俗具官某器質英邁才猷敏  
明忠誠足以動衆心剛果足以任大事向繇人望首置  
宰司去國累年公議攸屬晉軍謀帥莫居卻穀之先周  
室任賢有若召公之翰俾專閫制往布恩言仍躋秘殿

之華式為南服之伯顧位均分陝矧繫國步之方艱庶  
功比平淮無使古人而專美惟余舊弼無待費辭

給事中黃叔教兼侍讀權吏部侍郎廖剛兼侍

講制

程俱

勅聖人之言譬水火之為用前史之載實龜鑑之具存  
朕思廣聰明旁資講讀庶兼取於直諒抑有助於艱難以  
爾某官黃叔教儒雅飭躬溫良成性以爾某官廖剛淵  
源有自勁挺不回皆以時髦深明古訓繼金華之業蓋

無事章句誦說之繁讀倚相之書亦當有切磨諷議之益其敷爾旨以沃朕心

龍圖閣待制利夔路制置使王庶加徽猷閣直

學士進官二等制

程俱

勅自兵連禍結暴師中原六年于茲矣而戡定之功未之獲也其有分綏御之權制閭外之事而能所歷有紀威聲隱然至於夷險不回績効尤著則陟明之典其可後乎具官某忠蓋出於天姿才猷見於累試蚤被器使

金定四庫全書  
卷一  
投刃之下無全牛比屬時危疾風而後知勁草爰更師  
路屢奏膚公載撫興元有嘉豫備樞臣來諭功狀卓然  
豈唯寬朕北顧之憂抑以張吾犄角之勢延閣之邃學  
士之班是為清華以旌功伐仍進官之二等亦示勸於  
一時益懋乃庸以稱休寵

起復明州觀察使吳玠兼陝西諸路都統制制

程俱

勅孝移於忠者聖人之格言國爾忘家者人臣之彝憲

而况分閫外之寄統諸路之師淬厲以須枕戈待旦而  
可以親喪廢乎具官某比以功伐寢階顯榮却敵有沈  
果之機馭軍適威愛之濟戰多中率懋賞既行遽深風  
木之悲方從金革之事矧臨敵忌於易將而軍制容於  
奪情其安厥常毋曠爾職苟能揚名於世以顯其父母  
則忠孝之道兩得矣爾其懋哉

新安文獻志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新安文獻志卷二

明程敏政撰

辭命

紹興十年九月明堂赦文

程克俊

門下朕嗣承大統躬履多虞屬炎正之中微致綿區之  
俶擾惟二帝出狩不敢忘者親愛之恩而一紀拏兵尤  
可痛者生靈之命邦之不靖罪實在予每念累朝之至  
仁兼愛兩國之赤子冀休兵革各保封疆徒以安天下

為心豈在修匹夫之怨至於遣使致幣屈己講和然朕  
誠不足以孚彊敵而俾革心德不足以保遺民而俾安  
宅靡成言之固守復始亂以侵陵是使南北之民永無  
休息之日咎繇菲薄疾切盡傷幸賴帝鑒孔昭大畀豐  
穰之歲人心共憤咸懷敵愾之忠兵民足食以無虞將  
士叶謀而有濟載念九筵之盛典盍循三歲之彝章合  
天地以奉圭幣之恭侑聖明而登牢醴之薦式崇大報  
痛致精禋惟上下神祇臨我而格思惟祖宗功德在人而

未艾兩儀助順儻開偃革之期九廟重休益壯肯堂之  
業是用誕敷霈澤溥及多方示孚惠於函生庶導迎於  
和氣於戲精意以享熙事既成歛福錫民忍向隅之獨  
泣同仁一視期率土之舉安尚賴文武一心忠賢同德  
共戡多難永底丕平

獎諭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宣撫使岳

飛郾城勝捷仍降犒賞詔

程克俊

勅岳飛自金師入境今十五年我師臨陣何啻百萬曾

未聞遠以孤軍當茲強敵抗方興並集之衆於平原曠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蓋卿忠義貫於神明威惠孚於士卒暨爾在行之旅咸懷克敵之心陷陣推堅計不反顧麀闕屢合敵人敗奔念茲鋒鏑之交重有傷夷之苦俾爾至此時予之幸惟兵氣之克揚而吾軍之方振尚効功名之志亟聞奏凱之期載想忠勤彌深嘉嘆降闕子錢二十萬貫犒賞戰士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少保樞密副使岳飛乞敘立參知政事王次

翁之下不允批答

程克俊

勅岳飛得卿奏近蒙恩除樞密副使令參知政事王次  
翁敘位在臣之下契勘參知政事敘位舊倒在樞密副  
使之上臣雖謬忝孤卿豈得遽紊班列欲望聖慈令臣  
只依舊例敘位在參知政事之下庶使邦儀不易愚分  
可安具悉卿蚤建殊勲顯登亞保雖贊西樞之務實聯  
左棘之班肆同列之有陳請會朝而居下朕嘉其自抑  
盖有能遜之風俾爾在前且昭右武之意情文俱得禮

法無嫌胡為守謙未安厥服勉體賸意勿復有言所請  
宜不允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尹焯轉一官致

仕制

程克俊

昔孔戣告老韓愈上疏請留言貪賢之美疏廣乞骸道  
路觀者有賢哉之嘆夫貪賢而惜其去固朝廷之美事  
而據經引年以全進退之節者亦士君子之素風也我  
有耆德之臣茲上乞身之請宜頒渙渥以示至懷具官

某行配古人名垂當世蚤受大儒之道獨傳聖學之歸  
頃以特招來儀邇列露門勸講顧未厭於詳延真館奉  
祠遽願即於閒燕閱時甫邁抗章復來乃備澀於懇誠  
祈悉遠於官政雖嘉爾志良拂予衷其仍次對之班往  
遂丘園之樂勉親藥石益介壽祺

隨州觀察使李顯忠授威武軍節度使充左金  
吾衛上將軍封食實封如故制 汪應辰

門下朕運文武之大柄以濟時操賞罰之至權以御下

念秦伯用孟明之意與馮唐面文帝之言眷乃勁臣久  
於閒地肆頒新渥靡限舊章隨州觀察使提舉台州崇  
道觀隴西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一百戶食實封壹千貳  
百戶李顯忠挺志堅剛稟姿剽銳生知大義既敵愾以  
從王洊奏膚公期捐軀而徇國頃者成師以出惟敵是  
求方志馳於伊吾乃威捐於徇邑勉從絀典以塞輿言  
然而折馘執俘亦云戮力動心忍性抑又累年矧羣材  
之彙征豈一耆而獨棄粵若國朝之制凡厥將帥之臣



或元戎擁節之行或周衛執金之守昔鮮聞於並授今  
特出於異恩內以增輦轂之嚴外以為屏翰之重皆將  
觀政非以假人於戲與人之周庶幾得頗牧而能用共  
武之服爾其繼英衛之善兵肇敏戎公對揚休命

賜尚書左僕射陳俊卿上表再乞解機務不允

詔

汪應辰

勅俊卿朕惟比歲以來大臣數易規模不定何以成事  
功廉陞易陵何以嚴國體謂將久任要在得人以卿道

義純全謀猷閑遠游更衆職而名愈重參翊大政而力愈彊考卜既精咨詢咸允乃寘百察之冠式圖庶績之熙方沃嘉猷遽祈釋位豈習見近事但以輕去為高而未諒朕心蓋以既往為戒苟紛紜之如故奚經濟之可期宜體仰成益勤勵相尚念分陰之惜無徒累牘之煩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尚書右僕射虞允文再乞解機政不允詔

汪應辰

勅允文卿名振華夷枋經文武方茲注意維以仰成曾坐  
席之未溫乃抗章而欲去義將安出勢豈宜然已明喻於至  
懷尚荐陳於前說惟左右之宣力蓋將有為非初終之一心  
何以能濟勉安厥位益究乃猷所請宜不允不得更有陳請

賜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陳良祐乞畀外祠不

允詔

汪應辰

勅良祐朕惟本朝之盛諫官御史類多以稱職久任其  
辨明是非糾遯邪枉蓋不遺餘力然未聞一去言路乃

切切然顧畏引避而亦無有輕議其後者卿頃在諫省  
殆將三年既而出納命令銓綜人物朕所選用每有加  
焉今忽以嘗任言責欲避仇怨而去是何故邪傳曰內  
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卿其安之所請宜不允

賜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安遠軍承宣使吳  
拱辭免除兼知興元軍府事充利州路安撫使  
恩命不允詔

汪應辰

勅吳拱朕惟乃父盡力百戰以保衛全蜀蜀人德之如甘

棠思召公也爾又能服父訓不違公忠潔廉是以士尤樂為之用乃者即其駐軍之地付以牧守之重從民之欲因勢之使用材之宜庶幾建一官而三物成焉往其欽哉毋替朕命所請宜不允

賜顯謨閣直學士荆湖南路安撫使沈介招到

三衙軍兵獎諭詔

汪應辰

勅沈介朕常患今之郡縣有所興為往往騷然煩費而事未必集雖然豈不存乎其人邪卿任分閫之重堅體

國之義招致銳士入備禁旅願從者聽中率者取初不以一毫擾民而道路云遠糗糧畢具又未嘗仰給大農也嗚呼茲亦可以觀政矣予惟爾嘉之

賜新除寶文閣學士致仕凌景夏辭免恩命不

允詔

汪應辰

勅景夏朕閔勞卿以官職之事故特進名秩以示貪賢弗獲之意蓋古之里居者亦豈自暇佚而已哉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卿其欽服朕命勉盡此義所請宜

不允

察郡邑廉吏詔

程叔達

朕惟天下治亂繫乎風俗之美惡風俗美惡繫乎士夫之好尚蓋士夫者風俗之表而天下所賴以治者也故上有禮義廉恥之風則下有忠厚醇一之行上有險怪媮薄之習則下有乖爭陵犯之變朕嘗戒奸貪黜浮靡躬節儉以示天下而歷紀逾久治效未進意在位者未能率德改行以厚風俗故廉士失職貪夫長利將何以

助朕興化致理無愧於古乎部使者郡守其為朕察郡  
邑庶吏來上朕將甄獎待以不次其或持祿養高崇飾  
虛譽應詔不以實使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時汝之辜  
必罰無貸

罷鬻爵詔

程叔達

朕惟鬻爵非古制也夫理財有道均節出入足矣安用  
輕官職以易貨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歛歲民願入粟賑  
飢有裕於衆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住罷



立皇姪貴誠為皇子詔

程秘

朕以菲涼獲承休緒念國嗣之未建嘗以皇弟沂靖惠王之子為子矣審觀熟慮猶以本支未強為憂皇姪邵州防禦使貴誠亦沂靖惠王之子猶朕之子也聰明天賦學問日新既親且賢朕意所屬俾併立焉深長之思蓋欲為異日無窮之計也其以為皇子改賜名昀

程雪樓曰

少侍微菴先生語及文章事蹟寧宗遺詔邵州防禦使某沂靖惠王之子亦朕之猶子亟稱治水所為文不在

漢制

理宗即位大赦文

天生蒸民而立君所以任父母撫綏之責父有天下而  
傳子所以綿祖宗統系之基祇仰先皇自承丕緒不以  
大寶為樂惟以萬方為憂懷保小民欽畏上帝消斥姦  
佞登崇俊良勤不倦於宵衣儉至形於澣服坐臻感格  
聿底康平二氣叶調羣生茂豫中原雲附故境日歸允  
惟中興之功浸復太平之觀乃以焦勞之久遂愆節適  
之宜忍聞憑几之言方切號弓之痛顧令眇薄獲纘休

明仰奉母儀俯臨海寓正皇皇如灼之際加兢兢載惕  
之思然創劇摧心尚曠萬機之務而政先及物豈稽四  
海之思可大赦天下

諭經筵講讀官詔

程 珌

朕初纂丕圖亟奉慈訓既御經幄日親羣儒深念進德  
立治之本實由典學朝夕罔敢怠忽尚賴諸賢悉心啟  
迪母有所隱朕當垂聽益加自勉即令學士院明諭朕  
意

倉部郎官潘煇除大理少卿詔 程珌

朕惟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每於躬行之際尤所致謹比覽倉部郎官潘煇首疏所奏深契朕心可特除大理少卿以示嘉獎

諭監司守令恤刑詔 程珌

昔成王立政之初於庶獄庶慎曲盡其敬忠厚積累罔圖空虛治道所由昌也朕踐祚以來舉廉戒貪興能拔滯亦欲郡縣聞風政平訟理也而懦者汨於吏奸莫卹

人命強者輒持巧心析律貳端久繫株連遂易瘐死其  
或叨憤自豐庶威奪貨五過之疵是非舛紊蔑棄中興  
民寃莫伸哀矜之意微剝歛之風著豈朕為民父母之  
意哉繼自今監司守令各思天牧之重躬務審克無僭  
亂辭勿格詔而弗遵勿任情而自肆深培根本共守中  
和庶幾羣吏視儀罔敢弗率儻猶翫狎習為蔽欺貪殘  
淹留莫之糾刺上負朝廷之委任下辜斯民之宅生則  
國有憲章罰加失職非予一人所敢私

太師鄂王岳飛改謚忠穆制 程 珌

昔在高皇中興炎祚如呂丞相勦實著於勤王如岳鄂  
王烈尤高於衛國蓋禦侮復辟均為社稷之臣而秉事  
握樞咸受腹心之寄夫既稽功之無間豈容論德之或  
殊頃焉異議之莫齊今也師言之允穆同一辭而作謚  
垂萬世以為公故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  
郡開國公贈太師追封鄂王謚武穆岳飛賦河朔之雄  
姿熟左氏之兵法遁烏珠於中宵之急拔劉豫於一鼓

之餘西京之地既還河南之境寔復惟其張馬步蔣山  
俘馘之勢故能定業於江南使其合晉絳澤潞豪傑之  
謀諒已策勲於昔日雖以忠而許國屢形於天語之褒  
嘉奈畏敵而急和深沮於權臣之私意此身卒至於莫  
保天下至今以為寃朕獲纘丕圖敢忘宿憤方將壯薄  
海之義氣可不伸當日之忠魂爰易嘉稱用彰實美鄙  
姦夫之遺臭不崇朝而肉寒偉烈士之英風將千秋而  
髮豎果孰得而孰失抑可勸而可懲今有名孫久司兵

卷之四十一  
卷二  
饒得非忠義之報足驗天人之符噫遺廟我我雖或游

神於古鄂英靈凜凜豈能忘意於中原

右翰林學士程公  
琰所擬撰也先王

初被寶慶乙酉詔書實先賜諡忠穆時程公以刑部尚  
書與今吏部侍郎王公堅對掌給掖始聆所度之旨躍  
然喜曰此聖上初政大慶實足以慰天下公議矣退即  
擬制以俟錄黃之下繼而宸衷未愜猶曰穆不如武當  
以諸葛亮郭子儀二諡之美者以旌異之於是復改忠  
武畫旨至中書適王公當視草遂盼今制繼而程公以  
書來曰某甚願附名英烈而詞頭適不相值念其藁已  
成雖不得敬宣德意而快觀之初心不可不著見己寘  
所集外制中而表其事于其下聞將嗣金陀之編幸併  
傳以示來世因錄以寄嗚呼代言風化忠邪之所取正  
即更定之次第以知上賂之寵因所錄之顛末以見人  
心之公天下從可知也先王於是不亡矣既刻是編不



敢負程公所以加惠九京之意  
輒敘梗槩以為附錄云珂謹識

故崇政殿說書程頤孫源授籍田令制 程 珙

勅故崇政殿說書贈直龍圖閣謚正程頤四世孫修職郎  
程源爵祿朝廷之名器固能砥礪於一時賢者風俗之樞機  
實可作興於百世激勸有道今昔所同睠惟爾祖之賢一  
出漁溪之正盡心知性無非根本於大原啟鑰抽絨用以開  
明於後學求其嗣裔得爾端良隆然受道之資甚矣典刑  
之舊錫之命秩擢寘班聯庶幾風動於聽聞無或偶蹈於

邪僻克邁先訓尤殫乃心可依前修職郎特授行籍田令  
故華文閣待制朱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詔

程 珙

朕每觀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注解發揮聖賢  
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學緬懷典刑深  
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謚如故

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何瑋贈推忠佐理同  
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梁國

公謚文正制

程文海

允文允武遽興殄瘁之嗟懋賞懋官庸舉報崇之典故  
具官何某家傳忠孝德備柔剛事軍旅而敦詩書生閑  
閱而習政務踐敷臺省憚汲黯之在廷勤勤蕃宣式樊  
侯之維翰教興庠序惠洽閭閻論事後成敗國之著龜  
以身係安危朝之柱石朕方求助天不憖遺茲用胙以  
召棠躋于周傅表功錫號節惠易名視台宰之多儀造  
邦家之八柱昭予異眷慰爾遺忠於戲華屋山丘架思

賢於既往丹書帶礪尚濟美於方來爾其顧歆是為不

朽

歐陽公立曰公之文以氣為主至於代播告之言偉然固初氣象見於辭今之間

平章政事王桓故祖父金吾衛上將軍知中山  
府事善贈銀青榮祿大夫司徒追封真國公諡

武靖制

程文海

有功當封雖遠必錄無德不報既往可追矧予宣力之  
臣復有詒謀之美宜隆命數以備哀榮具官王某故祖  
父某官某以忠孝立身以仁義發迹用士致其死力治

民得其懽心入真定之兵三百餘人定中山以南四十  
二郡不殺降以規賞常捐己以活人為吏則稱其廉循  
為將則號為智勇宜子孫之盛大皆德澤之深長是用  
倣周法以易名表異方而啟宇仍躋崇秩庸示殊恩鳴  
呼仕至執金吾緬想勲勞之舊名在太史氏榮書邦邑  
之新英爽如存休命勿替

安南國王遙授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陳益稷加

金紫光祿大夫制

程文海

委質歸朝既去逆而効順以爵馭貴宜崇德而報功誕  
播明綸用孚衆聽具官陳某知畏天者事大期保境以  
全民慕帝王之有真見幾而作懼祖宗之不祀自拔而  
來以忠孝之誠受知於世皇蒙天地之恩嗣封於故國  
始者周王之赫怒伐罪弔民終焉舜帝之誕敷班師振  
旅彼迷不復爾守彌堅拯溺救焚從王師凡一再舉適  
館授粲留湖右幾三十年身歷事於四朝志不踰於初  
節肆朕踐阼亟其來朝是用增新秩以示恩仍舊封而

授職嗚呼內寧外撫朕不忘銅柱之南近悅遠來爾益拱辰星之北祇若休命永肩一心

侍御史趙世延故祖父蒙古漢軍征行大元帥按扎爾贈推忠効庸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諡武宣制

程文海

應天順人惟祖宗之仁聖建邦啟土亦將帥之勤勞瞻此盈成申之褒贈具官趙某故祖父某官某才兼文武德備忠良挺不世之姿佐方興之運率師滅夏莫不望

風而降假道破金咸謂自天而下以帝王之兵不殺為  
本故秦蜀之衆長驅而平遂收百戰之功迴出諸將之  
右慕興唐之英衛老不辭難方佐漢之良平謀無遺策  
九京不作千載如生是用進位台衡表勛柱石冠四字  
以錫號節二惠而易名榮開白社之封載在丹書之府  
嗚呼望三千之組練古名將何以加渺百二之山河爾  
嗣孫其是似尚維英爽歆此寵嘉

命相詔

程文海



中書政本也軍國之務大小由之朕自即位以來屬精  
求治爰立輔相以總中書而期年於茲大効未著豈選  
用之不當歟何萬幾之猶紊而羣生之寡遂也今特命  
中書左丞相某為右丞相太保某為左丞相統百官平  
庶政便者舉行弊者革去一新綜理諸內外合行大小  
事務並聽中書省區處聞奏違越者論罪於戲設官分  
職慎毋紊於條綱持盈守成務先安於黎庶

科舉詔

程文海

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徵用儒雅崇學校為育才之地議科舉為取士之方規模宏遠矣朕以眇躬獲承丕祚繼志述事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術為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爰命

中書參酌古今定其條制其以皇慶三年八月郡縣與其賢者能者充貢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於戲經明行修庶得真儒之用風移俗易益

臻至治之隆

揭文安公曰時議行貢舉法公請用朱文公私議革詞章之弊上即命公草詔行之

諭立魯齋書院

程文海

勅陝西行省行臺大小諸衙門官吏人等中書省奏御  
史臺言故中書左丞許衡首明理學尊為師儒世祖皇  
帝在潛邸嘗以禮徵至六盤山提舉陝右學校文風大  
行西臺侍御史趙世延請依他郡先賢過化之地為立  
書院前齊哩克琨總管王某獻地宅以成之延請前國子  
司業某同主領教生徒乞降旨撥田養士將王某量加

旌勸准奏可賜額曰魯齋書院仰所在官司量撥係官  
田土入學奉朔望春秋之祀修繕祠宇廩餼師生務在  
作養人材講習道義以備擢用從本路正官主領敦勸  
行省行臺常加勉勵其王某令有司別加旌表仍禁治  
過往使臣官員人等毋得在內停止褻瀆飲宴聚理詞  
訟造作工役應瞻學產業書院公事毋得諸人侵擾彼  
或恃此為過作非寧不知懼

中書左丞相李善長兼太子少師封宣國公誥

朱升

君臣際遇方當開創之初輔弼尊崇在得勲庸之舊以  
掌邦治以亮天功矧朕股肱之資重此鈞衡之任弘揚  
大誥昭布明廷中書左丞相李善長柱石良才國家宿  
望曩於舉義之始即推佐命之誠軍幕竒謀鼓舞風雲  
於淮甸省垣綜理收藏圖籍於京師出入戴星精誠貫  
日禮樂刑政悉總其綱維錢穀甲兵必經於籌畫意氣  
孚於將帥惠愛被於黔黎當予親征之秋居中控鎮及

子治國之際遇事敷陳華髮丹心其勤勞如一日清風  
黃閣能表率於百僚金鼎調元幹熙和於世運青宮養  
德取法則於師模領此兼官加其封國於戲漢廷命相  
蕭何在曹參之前唐室紀功玄齡居李靖之上益恢遠  
治以副至懷可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  
中書左丞相兼太子少師封宣國公

中書右丞相徐達兼太子少傅封信國公誥

朱升

命將出師立興王之大業建邦啟土資佐運之功臣仗斧  
鉞而成顯功秉鈞衡而宅右揆才為異等賞亦非常乎告  
朝廷誕宣綸綍中書右丞相徐達剛資英傑遠量深雄巖  
巖山嶽之崇矯矯虎貔之猛從予起兵於濠上先存捧日  
之心逮茲定鼎於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氣冠萬人而無敵  
拔幟摧城威行四境以推恩撫民安堵牙旗指顧淮海風清  
雷鼓鏗鉤湖湘率服西連巴蜀東際溟洋有征則總水陸之  
軍戎所向則收郡邑之圖籍削平二強國古之名將何以

加辛勤十餘年吾之封疆由此定奏蘇湖之捷俘臣主而  
歸允謂元勲宜膺上爵尊榮相府仍加開國之褒輔導儲  
宮尤重兼官之選於戲太公韜略當成一統之規鄧愈功名  
特列諸侯之表用頒寵數尚克欽承可授銀青光祿大夫  
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兼太子少傅封信國公  
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常遇春兼太子少保封鄂

國公誥

朱升

朕聞德創皇圖期遂安民之志武定天下實資開國之



臣古昔盛時事皆如此英雄奮發本非偶然適當逐鹿  
之秋乃得如虎之將作朕心膂為國爪牙爰建振古之  
勲宜考優崇之典任人惟舊與治同新中書平章軍國  
重事常遇春知周而量弘才沉而氣銳毓茲瑞器韞輝  
光於里中建我義旗從飛渡於江左櫛風沐雨擐甲揮  
戈身經百戰之勞勇却萬夫之敵侍帷幄而決勝千里  
仗麾鉞而宣力四方施號令惟加謹嚴與士卒則同甘  
苦威名服衆武畧超羣方朕草昧之經營托爾中外之

翊贊魚得水以相濟雲從龍而上升戡定江西戰必勝  
而攻必取廓清淮右老者安而少者懷及大戰於鄱湖  
暨鏖兵於赤壁取強陳於電掃馳羽檄以星奔况舊館  
之蜂屯既除而姑蘇之兔窟皆破矢石如雨登堅城而  
不驚玉帛如山禁秋毫而不犯可謂馮異功不小於鄧  
禹潘美義無忝於曹彬計其勲庸禮當恩錫燮調金鼎  
保輔青宮位乎中書之平章升以上公之兼職於戲若  
股肱之戴元首若舟楫之濟巨川日月旂常紀崇勲於

光大山河帶礪誓積世於久長可授銀青榮祿大夫上  
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封鄂國公

浙江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朱文忠誥 朱 升

惟天惟祖宗相佑我國家朕起自田野克成大業命汝  
小子文忠在茲浙土浙之為省左江右湖地大物繁其  
民工巧其習侈靡朕以儉朴為天下先庶幾移風易俗  
俾守此土莅此民者明知朕意以爾文忠仁而有勇國  
之懿親迺者守金華戍嚴陵塞烏龍之隘掃苗獠之羣

長驅鄰國之境浙江之平與有勞焉朕嘉其能於是寄以方面委之腹心位至平章權兼將相任亦重矣於歲爾克儉誰敢復奢爾克勤誰敢復怠爾克正誰敢復頗慎厥身裕厥職予則汝嘉

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鄧愈誥 朱升

開國之初必藉威武英明之士廓展疆土佐興大業使居台輔則可以作朕股肱司憲臺則可以作朕耳目是  
用選茲勲德登于要清鄧愈起身虹邑協力轅門陣法

合乎韜鈴射藝精於穀率佐予興運嘉爾策勲由淮泗  
以從征歷滌和而扈蹕江流飛渡姑熟慰雲霓之思水  
柵掃平建業恢龍虎之勝駐戎麾於京口開帥閫於桐  
川克敵宣城長鎗聞風而懾服撫安歙郡蠶苗犯順而  
就擒蹂浙西以闢封疆拓鄱陽而資保障頃頌殊渥任  
至平章素懷彰善癉惡之才宜膺繩愆糾繆之職兼佐  
儲副聯肅朝班於戲延攬英雄光武納鄧侯之策激揚  
清濁太宗善王珪之能勉企前脩期臻至治

太史令劉基誥

朱升

帝王膺歷數於天順時令以頒政教建官擇人宜莫先  
焉昔在唐帝乃命義和三代太史之職察天文紀時政  
占候紀載同出一官推天合人古之道也當斯之任者  
實在通儒劉基學貫天人資兼文武少壯之年策名科  
甲擾攘之際控馭一方逮從朕游首陳遠略為邦之本  
末用武之後先爾能言之朕能審而用之式克至於今  
日諸所建明一存成效太史之事蓋所優為是用因其

舊官錫以新命爾其用協五紀允釐百工勛耆德納嘉猷以副欽天圖治之心則予以懌

翰林學士陶安誥

朱升

蓋聞國家之立也必有一心之臣尊戴而光輔之張其紀綱植其儀表正其號名善其詞令展基圖之大弘功業而昌之以著其彌縫先後之力焉朕之初渡江也江南之士杖策謁軍門者陶安實於今十有三年矣宣號令則軍民信提紫牘則要領成牧民而民安治吏而吏

服陳列之詞無愧出納之命惟允雖艱難繁劇一不動  
其心惟尊戴光輔之為務可不謂一心乎邇者開翰苑  
以崇文治立學士以冠儒臣重道報功領茲新命尚論  
思以紬諸已獻納以成其君章明世教潤色皇猷朕惟  
汝嘉式登永譽

新安文獻志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

三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周世芳

欽定四庫全書

新安文獻志卷三

明程敏政撰

奏疏

論宰相樞密不宜禁接賓客疏

謝泌

臣竊見王禹偁上言請自今宰相樞密並不得於本廳接見賓客以防請託有詔從之仍令御史臺宣布中外臣以為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

疑張說謂姚元崇外則踈而接物內則謹以事君此真  
得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繁陛下以聰明寄於  
輔臣自非接見羣官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  
羣官請見咨事無時是大臣常須候百執事于政事堂  
無解衣之暇古人有曰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若政在大  
夫祿去公室國祚衰季強臣擅權當此之時乃可為慮  
今陛下囊括宇宙總攬豪傑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無  
姑息之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

蕩今日之謂也奈何疑執政為衰世之事乎昔孔光不言溫室中樹顧雍封侯三日家人不知謝安石對客圍碁捷書至而客不覺大臣當密慎如此雖妻子猶不得聞况他人乎使非其人當斥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也設若杜公堂謁見之禮豈無私室乎塞相府請託之漸豈無他徑乎此非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體羣臣以責報禮之道也王禹偁昧於大體妄有陳述上累聖德蒙蔽聰明狂躁之言不可聽用取進止

宋史傳曰  
太宗覽奏

即追還前詔仍以  
泌所上奏送史館

乞用宿舊大臣以小人為戒疏謝 泌

臣伏覩詔書以近日不逞之徒所陳述者皆閭閻猥媠  
之事臣聞古先哲王詢于芻蕘察于通言者蓋慮視聽  
壅蔽故採此以達於物情亦罕聞用其言不察其實而  
遽行其事也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先朝時候莫陳  
利用陳廷山鄭昌嗣趙贊之徒喋喋利口人心惟危賴  
先帝聖聰尋各誅剪然為患已深矣此皆陛下稔知者

也自陛下臨御以來盡去此輩是以天下咸知日月之  
明乾坤之大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望陛下行之久  
而惟新唐明皇初用姚宋則治晚用林甫國忠則亂此  
亦望陛下深加聖慮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古  
者輔聖帝佐明王建萬世之基立不拔之業者必倚老  
成之人至於成康刑措蓋從周召之謀文景清靜亦用  
蕭曹之畫夫精練國政斟酌王度未聞市井之徒塵走  
之吏可當其任也陛下深察前古用小人則亂用大臣

則治然後小人不敢萌心而大賢得以畢力也

咸平元年上

論伐遼劄子

洪中孚

顯謨閣直學士中大夫真定府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  
總管兼知成德軍府事提舉本府學事及管内勸農使  
兼點檢牧馬丹陽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賜紫金魚袋  
臣中孚今月十二日奉御筆以臣議論收復燕雲故疆  
與諸路帥臣異同仰具的確利害奏聞臣恭依聖訓條  
具于後



一臣前謂政和三年可大舉者正以朝廷歲賜百年  
皆積燕山暨山前山後州糧糗頗豐編民富盛庶  
幾有玉帛糧草人民可因獲廣土地之實而謀臣  
不於此時建策今日徒餘空城機會已失不可復  
舉諸路帥臣皆不知兵餉而執燕雲不根之語云  
我本漢人陷於塗炭朝廷不知拯救無路自歸何  
啻大旱之望雲霓若興弔民偏師不獨箠食壺漿  
當具香花樓子界首迎接也臣久歷邊鄙粗知敵

情此乃遊手之人不能自存者覬覦南歸以竊爵  
祿實非大姓之言臣典勘維持契丹者自公卿翰  
苑州縣等官無非漢兒學誦詩書識字者必取富  
貴豈不知國家英俊如林若南歸其權貴要途燕  
雲數州學究安能一一據有此士人無歸意也饘  
粥粗給者必連戚里而劉六符相遼疾且篤耶律  
洪基臨問遺言燕雲實大遼根本之地願深結民  
心使無南思也洪基乃詰其深結之道六符對以

省徭役薄賦歛洪基深嘉納之遂減稅賦三分之  
一以人情揆之豈肯舍姻婭而就重歛此大姓無  
歸意也香花樓子之語果足憑乎

一委積不厚兵家所忌臣稽考朔部河東糧草若用  
武不免添屯粗給半年如下山前山後州傾朝廷  
帑藏不足以支一歲第不知獻謀者當以何策贍  
其後

一承平日久兵驕將惰動輒靡潰而欲以無紀律驕

兵伐人之國何異緣木求魚輕舉妄動其理必然  
徒自取辱喪師而貽患於將來也

一權貴以侈麗自矜而賤節義海宇匱乏小雅盡廢  
四維不張方且慮人乘我何暇謀人臣未見其可  
也伏望聖慈早回天心特降睿旨內修文德外謹  
邊陲思患預防以備不虞切勿輕忽以取不可測  
之禍重念祖宗積累二百年之基以宗廟為念福  
此黔黎萬萬幸甚

一臣蒙國厚恩雖粉骨碎身未足報稱苟有聞見豈  
敢緘默以避黜責迎合權臣上罔陛下為苟容計  
以危社稷若謀臣必欲收復燕雲故疆臣雖萬死  
不敢恭奉詔旨伏望陛下誅臣以謝謀臣專委經  
營收復庶幾他日誅誤國者以謝天下而不得幸  
免也臣暗昧不燭事機愚衷感激義不顧身語言  
抵忤上瀆天威甘竢斧鑕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謹奏政和四年四月日

武進劉  
公岑曰

洪公此奏言甚切至會遠中責人譚鎮來議公曰為此謀者國之賊也鎮大不樂竟劾公使奉祠去降待制又奪之時政和六年也

乞斬蔡京等六賊疏

江致

臣等聞堯之時有八元八愷而未暇用有四凶而未暇去堯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倦于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明誅賞示天下耳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天下誦之至今不息臣等竊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奸臣賊子如四凶而未去者道君

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遺陛下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  
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于西北朱勔聚斂於東南  
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于遼金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  
信創開邊隙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而  
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

下 靖康元年正月  
日與陳東同上

乞復用李綱种師道疏

江致

臣等竊觀今日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

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  
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  
迪蔡懋李稅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  
卿之中不一二日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  
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專時  
中斥而不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  
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聞因金人罷  
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



彥等嫉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網用兵小有不利遂得乘  
間投隙歸罪於綱夫一勝一負兵家常事小勝固未足  
為喜小挫亦豈足為辱况示怯示弱竒謀秘計豈可遽  
以此傾動任事之臣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  
見事有急各除親黨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有身為  
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意止欲倉卒之際各  
保妻孥耳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羣起而和之  
遂令京城之人闐然騷動弗安其居若非綱為陛下建

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為丘墟生靈已遭魚  
肉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賴聰明不惑特從網請  
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額仰歎聖德之盛  
網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譖謗忌嫉無所不  
至若以網用兵小挫遂當罷黜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  
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幾於匹馬  
隻輪不反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網小挫而加罪乎邦  
彥等執議割地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

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以北之  
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為甚  
輕在朝廷為甚重社稷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即反前  
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種師道以閫外之事陛  
下不信臣等之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彥  
等可斥也用舍之際可不審諸取進止

靖康元年二月  
與陳東同上

論反正六事疏

胡舜陟

臣觀春秋傳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老氏亦曰以道

佐人主者不以兵彊天下其事好還國家自熙寧間王韶建開邊之說王安石主其議遣將用兵無歲無之瀘南廣南勤師遠伐至崇寧以來尤甚西開青唐以及夏國南築谿洞以及丹州西南則建祺祥等州皆不毛之地非人之境而驅赤子陷鋒鏑死者不計其數生者竭其膏血凡五十餘年而又王黼童貫合謀以棄契丹百年之好約金人以墟其國是以上帝震怒禍我國家金人強悍莫之能禦屠戮士庶攻陷城邑長驅於中原問

罪于都城親王宰執為質北庭猶入境彌深稱兵未已  
我師之出無不敗屢蹙國喪氣失威損重此豈非所謂  
弗戢自焚其事好還者乎陛下踐阼適於斯時宵旰焦  
勞未見其效蓋天怒未解人力豈能勝哉然天之與人  
相去雖遠其應甚邇今欲上解天怒當修人事以應之  
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此先王修省以應天解上帝震  
怒之道也臣觀今日祖宗寬大之政泯滅而未舉王安  
石刻急之法為梗而未除法度未得其正也士大夫之

欺罔誕謾尚循舊習驕奢貪鄙曾不少悛風俗未得其  
正也事未見功賞已驟至及其敗事罰不加焉賞罰未  
得其正也閹宦近習猶執事權頡頏恣睢無所忌憚任  
用未得其正也昔之叨冒恩寵者未加鑄削懷材抱器  
者陸沉州縣爵祿未得其正也昔之僥倖富貴者一毫  
不取火耕水耨者困於重斂賦斂未得其正也數者不  
正豈所謂正厥事乎伏望明詔三省凡是數者悉反之  
正庶幾人事修而天意得震怒一解妖氣自消坐致太

平增光祖烈

靖康元年  
十月上

乞救中山狀

胡舜陟

臣伏見陳亨伯蠟書其詞哀切首陳真定城破屠戮生靈不知幾萬人憑據高城愈難追退臣讀之流涕切歎朝廷何忍其如此未嘗遣一人一馬為援也李邈三四十狀奏陳略不見報朝廷豈不惜土地而愛人民但以見在講和不敢動兵一何失計之甚邪臣請為陛下言之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是

金史口月  
卷三  
以息民而貴和今彼遣使來而我使亦往彼此按兵不  
動乃所謂和也然金人用兵不已今日陷一城明日陷  
一邑侵尋而南有并吞席捲之志時遣一使邀求寶貨  
詭辭為順使不為備我之使往脅之以威不得吐一語  
但以金人甘言奏聞而朝廷不察其情偽便謂和議已  
定宣撫司見講和如此亦不遣兵救援真定以至於亡  
陳亨伯所以言彼受和議之使留置寨中而任意攻取  
無人救解彼何計之得而我何計之失也今聞悉力中



山城下朝夕必攻城矣若朝廷又以講和之故不令宣撫司應援必失中山失中山則河北諸郡不攻而自下矣河北下則京師不可都而宗廟社稷危矣陛下何不以宗社為念乎亨伯又言彼既攻城殺人放火而我師援之理不為曲朝廷若任諸鎮之存亡不復顧恤則更無可論若欲保全伏乞速賜指揮宣撫司火急遣兵前來亨伯之言如此可謂切矣陛下若聽大臣之論謂既講和不復應援則非惟失宗社至計竊恐土地人心必

兩失之若大臣謂今日無兵何以為援臣以為河北之民皆兵也使諸郡縣傾廩庫與民共之朝廷以好爵縻之何患人不為用但係措置何如耳亨伯乞宣撫司兵自深冀來祁會合馬忠兵宣撫兵擊其西祁兵擊其東中山為內應則轉禍為福易敗成功其言似亦有理伏

望陛下詔三省樞密院日下詳酌施行

靖康元年十月  
日上羅鄂州云

舜陟李子仰為太府丞輪對以舜陟所論江淮事進呈高宗語曰豈非欽宗朝作臺諫者乎朕觀實錄惟卿父奏疏甚多殆指此類也

論蔡攸罪狀

程瑀

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姦御以德軌御以刑古之制也刑當其罪則刑一人而四海服焉此息亂弭姦之道也蔡攸之罪四海之人皆以為可殺陛下未能明罰勅法遂使公議斲結至今臣謹按攸豺狼種類固不可以人理責考其挾媚道以干權操譎計以固寵竊弄威柄至於位師傅之尊躬俳優之賤侮慢君上汙穢宮庭則厥父或未至是蓋死有餘責矣又况燕山之役攸與

童貫同為宣撫喪敗師徒蓋以萬計卒不能取燕山乃  
開關以招金人復厚與歲賂易其空城招尤納侮實自  
此始及金人為南犯之計首議於夏初決策於秋末攸  
任樞府邊吏來告不以上聞及其犯塞不復計守禦之  
事闔家南遊名為扈從上皇實皆叛也上皇南歸非獨  
思念陛下本於天性其深見遠識正應如此攸蓋弄臣  
上皇豈復與之論議乃敢肆為誣罔謂勸上皇南歸蓋  
欺罔君上愚弄朝廷雖已敗猶復爾也罪惡彰著海寓

憤疾言章交上名為逐之廣南其實處之善地修其政  
刑今日正不可緩伏望陛下奮發明斷投之海島不使  
汚我海內實快天下之望取進止

乞內中置籍錄臺諫章奏疏 程 瑀

臣聞君猶心也宰執猶之股肱臺諫猶之耳目耳司聽  
目司視視聽不廢運用股肱無為於中而治者此心所  
以為君也人君亦何為哉相與論治道者臺諫也相與  
行治道者宰執也天下之事不過利與害臺諫曰是宰

執曰非人君察焉果非也過在臺諫不在宰執若以是為非則宰執何所逃罪哉宰執曰利臺諫曰害人君察焉果害也過在宰執不在臺諫若以利為害則臺諫何所逃罪哉萬機至繁吾之所以用聰明者特在於審是與非辨利與害此以一應萬之要也苟不能致知乎此使是非利害灼然胷次則真贗不分朱紫混淆勞精疲神於末流天下之治不可異矣蓋人非堯舜不能舉事皆善罔計其善而悅人讚已是謂求諂諛而成暗昧昔

諸葛亮當主幼國新之際獨總朝廷顧何所賴於羣下  
一旦發教乃諄諄力求轉相匡救以補曠敗太宗貞觀  
之治庶幾成康一時輔弼亦少貶矣嘗謂執政曰朕常  
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願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  
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使宰執能以此待臺諫人  
君能以此待宰執天下之治不難圖矣朝廷之上事無  
過舉則臺諫何所復言及其有言必與朝廷違異乃所  
以相成也唯朝廷不以異己為嫌而事求其當則天下

幸甚本朝之盛無踰仁宗稽考治迹蓋周成王漢文帝  
不足擬焉宰臣則前有王曾李迪後有韓琦富弼執政  
則有歐陽修范仲淹之徒由今視之其人何如哉然當  
時諸臣深達治體朝廷之上既已務和而不務同至於  
臺諫有所論列不以人微而易之不以意異而誣之唯  
是之從而不嫌議不出已亦不難於改過從善當時議  
宰執以為奉行臺諫文書是不知此乃諸臣深達治道  
用心過人者洎王安石用事以來專以摧折臺諫為事



然當時人才承累朝養育而砥礪名節之風不衰論議  
風生以斥逐為榮未為安石下也至蔡京用事師法安  
石而殘狠過之議已者置之死地臺臣引用私黨藉為  
鷹犬搏噬正士創置官司冗濫蠶食而諫省列位寢聞  
弗補惡政弊事流毒四方陛下既親見之臨御以來疏  
通讜直之士布在臺諫虛已聽納下詔敦諭是誠有意  
祖宗之治矣然以臣觀陛下蓋喜受人言而未可謂之  
善用言抑喜納人諫而未可謂之能從諫何者用言從

諫必深思而熟計之當理則行不候旋踵若受而不能  
用與不受同實無益也三代以降能用言從諫者無如  
漢高祖唐太宗蓋高祖智略初無踰人奮布衣取天下  
未嘗畫一謀出一計唯其善用羣策非獨張良陳平之  
腹心外如酈食其婁敬之徒一言合理信用不疑此所  
以成帝業太宗脅父殺兄以就大事其天資何如哉唯  
其樂聞已過有諫必聽始也孫伏伽之徒賞之使言久  
之得魏徵往往諭意於言辭顏色之表不待力爭強辨

此所以躬平禍亂而坐致太平人主誠欲聽言納諫以  
二君為法可矣陛下天性元良憂勤庶事聽言納諫宜  
無艱者顧尚有愧於二君臣知其由矣陛下以沉晦為  
事而有累於明以柔遜為事而有累於斷明與斷兩未  
見焉而大臣承蔡京餘風不能以韓琦富弼諸人之心  
為心故臺諫章疏或沮格而不行或稽留而不下未閱  
數月已有擠陷之事如余應求陳公輔者踪跡孤外志操  
凜然金兵在郊京師震動之時抗章乞對慷慨論事蒙

陛下延問開納寇過之後擢為臺諫士大夫方慶言路得人而應求等亦感激奮勵知無不言正道少伸邪人側目一旦論事稍涉嫌疑陛下未能洞察執政因而擠之是何異蔡京所為哉覆轍在前不憚蹈之亦可哀矣夫任耳目以廣視聽將以運用股肱今也壅蔽耳目有傷害之者矣陛下將誰與為治乎臣聞真宗時常詔諭諫官御史各令舉職仍令中書籍記其言事行與不行歲終具奏蓋非特稽所言當否用以知其人亦以防壅蔽

之患伏望陛下特賜舉行仍內中創置臺諫章疏文籍  
隨所上錄之聽政之暇雍容觀覽不唯裨補治道因考  
其事有合行而稽留未進呈者時時督責執政庶幾耳  
目股肱之任不致偏廢而治道可望在明斷而行之臣  
備負諫省賜對之初已懇懇為陛下言之伏望曲留聖

心天下幸甚

靖康元年六月日上胡忠簡公曰程公識趣超詣自少至老未嘗一日釋卷夜分乃

竊博極羣書故其文閎深雅健粹然自成一家在諫省中臺論思獻納務以責難為恭而正國體救民瘼辨賢不肖別白是非必反覆盡言之

論追奪冒進人不當敘復狀 汪藻

准中書省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宋晦落職令臣撰詞  
進入者臣聞慶賞刑威曰君言賞而人不以為慶刑而  
人不以為威者非人君之道也陛下自臨御以來半年  
于茲矣宵衣旰食側躬修行非不厲精焦勞是宜天下  
之人無不畏威懷德然兵出則叛將用則北士大夫方  
命偃蹇莫知德上其何故哉以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  
也其賞罰不當莫甚於因赦復職之人昔齊侯之郭問

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惡惡也曰若子之言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自崇寧以來紀綱日紊其兼官據勢者非貲結權倖則權倖之親也非誤國開邊以取賞則奴事閹宦以進身也如此等輩皆僕厮之材本非士類乘時諂謬攘取公器如盜賊然考其平生一無分毫可得之理以此清議不伸縉紳道喪天下切齒馴致今日之禍幸陛下中興清議亦望稍伸縉紳亦望行志承平之風

庶幾可復彼一時饕餮竊之人雖盡行削奪適還其素分耳况名位已極矣家貲已積矣子弟已官矣親戚已顯矣士大夫猶有謂不可以追奪者為國家之恨今日陛下亦既深知其非乃徒以赦恩之故復使累累然玷汙清時將使終身保其寵榮一何小人常幸而君子常不幸邪臣恐蹈郭君不能去惡之戒而四方解體也或謂登極赦者人主非常之恩也於此而不復非所謂曠然一新者臣以為赦所當復者復其階官耳職不當復也



何以言之階官者積歲月可至而職名者人主所以待天下英俊一時甄擢之權苟非其人終身莫得而至也且謂之復者言其才足以當此偶緣過失奪之今赦其過失復之耳既止緣僥倖初無當得之理何名為復哉若小人其初得之如此其易既得之後奪之如此其難則英俊之人有以相謂矣曰我何以砥礪為哉正使褒遷不過與此曹等耳欲望風節之強事功之立豈不難哉議者又謂彼職名者朝廷既已與之矣若奪而不還

如咨怨何臣以為人主與奪但問其當與不當而已昔  
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以其公也  
李吉甫相憲宗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亦不聞其  
咨怨也彼吉甫管仲人臣耳猶能使人退聽如此豈陛  
下以人主權勢之重革數十年名器之濫而憂此數鄙  
夫不樂哉臣以為如宋晦輩治之不勝其多何足一一  
煩朝廷辭命伏望陛下詔有司取會凡有職名者自觀  
文殿學士而下直秘閣而上共若干人每職分為一等

每等集為一類各具得職奪職因依及其人勞效過惡  
申三省用祖宗舊法每等止留數人無其人則闕其餘  
取旨雖未奪者悉行追奪不止於不敘復而已又有雖  
嘗落職而寄祿官叨竊至銀青或通奉正議正奉者皆  
前日姦克邪佞之人非所當得亦乞降至中大夫而止  
臣又聞昨降指揮前宰執子弟因恩澤帶貼職及待制  
以上者並罷而近日鄭修年億年公然以雜學士乞恩  
朝廷亦不問而許之錢蓋以誕謾落職初未嘗復也而

於奏狀擅帶龍圖閣待制而羣臣亦無一言及此臣竊  
未喻臣愚欲乞如修年億年並明降指揮孰為當得孰  
為當罷指定姓名鏤板施行如錢蓋者問其何以復職  
如無所因即重行黜竄庶幾卿士大夫共為陛下守此  
名器輔成中興之業所有宋晦落職詞頭臣未敢撰進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黃氏東發曰浮溪之文明徹高爽  
歐蘇之後邈焉寡儔艱難扈從之

除數陳指斥尤多痛  
快殆有烈丈夫之氣

乞修日歷狀

汪藻

臣昨待罪禁林嘗於經筵面奏本朝實錄自艱難以來  
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觀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  
皆有成書流傳人間頗有其本朝廷已訪而藏之御府  
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  
餘年並無日歷乞詔有司纂述未見施行臣竊惟自古  
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  
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  
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

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  
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  
此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  
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厯修而成之謂之實錄  
所以廣記備言成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  
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韓  
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  
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

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與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兼創業守文之事乃一代典章殘缺如此恐於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聰明睿哲之資孝友溫恭之德疇咨臣下言必成文裁決事機動皆合道在位二十餘年未嘗刑一無罪殺一不辜涵養生靈耕桑萬里視前代之盛無不及焉淵聖皇帝恭儉憂

勤招延聽納雖登至尊之日淺而膏澤浹於人心止緣  
姦臣誤朝馴致遐狩今若無書紀實恐千載之後徒見  
一朝凌遲之禍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輕羣  
臣當任其責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  
錄况三十年之間朝廷之施設豪傑之謀謨政事之廢  
興人材之進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  
羌人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  
法熄一事略而不載則一事隳且當時羣臣間有在者



以為忠賢邪不著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為邪佞邪不  
條其宿姦安知其可棄苟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及  
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傳曰所見異  
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孔子作春秋於定哀則其事  
詳於隱桓則其事略聖人猶爾况其他乎中原失平三  
見閏矣及今耳目相接尚可追求更數年間事將湮沒  
雖有良史莫知所憑况比年風俗之衰公論不立士大  
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為一人而著書行世者多矣

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  
渾殺白黑顛倒小人之說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懼  
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和中為著作佐郎修太  
上皇帝日歷東觀凡例臣與聞焉今所領州又幸經兵  
火之餘獨不殘燬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  
功罰罪之文尚班班可攷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  
國家者雖顛沛中史官不廢况今邊烽稍息羣盜屏除  
正朝廷蒐補闕遺之時也伏望睿慈許臣郡政之餘將

本州所有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至  
建炎己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仍量給官錢市紙札募  
書工之類繕寫進呈以備修日厯官採擇伏候勅旨

新安文獻志卷三